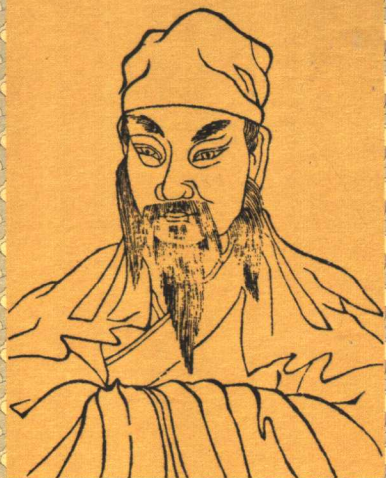


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



陳龍川傳

邓广铭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

陈龙川传

邓广铭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龙川传 / 邓广铭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3

(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

ISBN 978-7-108-02650-7

I. 陈… II. 邓… III. 陈亮 (1143~1194) — 传记
IV. B244. 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470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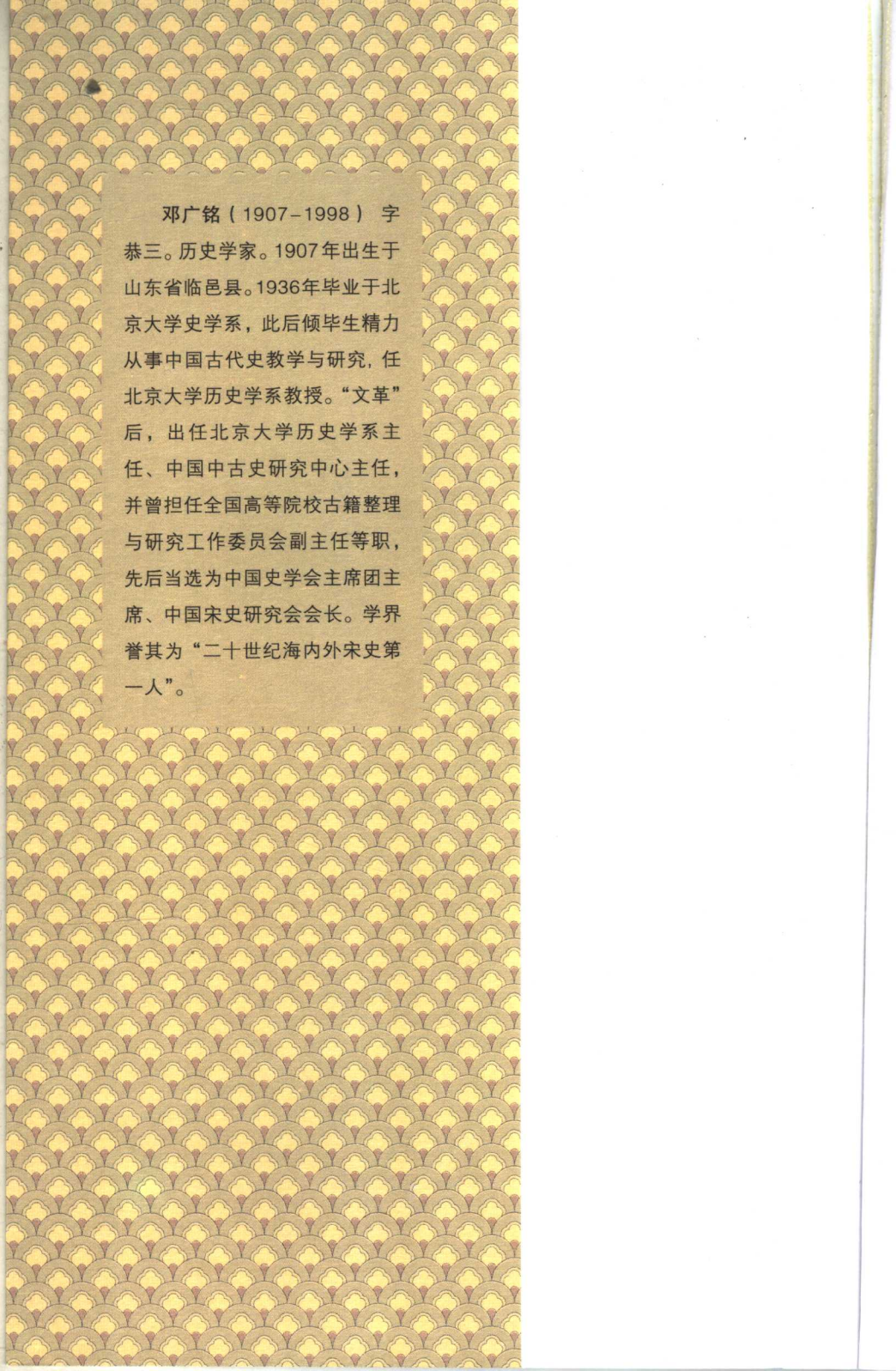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 数 159 千字 图片 4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历史学家。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此后倾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革”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并曾担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学界誉其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1936 年作者在老北京大学灰楼宿舍前



陈 亮（龙川）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

後集

龍川陳亮同父

策

廷對



朕以涼菲承 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
 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
 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
 士大夫風俗之倡也 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
 勤而媮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 朕所以

《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书影

酌古論之陸績地當成，是死他十八、十九歲的兩年間。

據他自己的後濟

此事似宜探

酌古論中意

要見解，相如

陳叔正。

酌古論主旨是

中興和略，政

省老福虎威，劉

等的人。

註一：各句見陳亮與歐陽文粹後

註二：從洪諤完全脫胎於蘇軾的後集上節

本章參考：

三國志：陳登傳、周瑜傳、

龍川文集：酌古論、中興五論、後記、祭何子則文、去歐陽文粹後

錢謙益初學集：漢書述水此輯龍川二書以明之。

邓广铭本科毕业论文《陈亮传》与
指导教师胡适的批语

自序

翻开南宋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屈辱到令人气短的画图。

人们惯于把南宋和东晋相提并论，然而，就所迁的地点论，南宋是离开中原更加远，在御侮的精神方面，南宋也更为不振：渡江击楫和新亭对泣等等的故事，在南宋的士大夫间是不曾有过的。

当宋高宗赵构嗣位之初，确曾屡次和金人作过战，但那是为了意欲建立一个小朝廷而不可得的缘故；及至小朝廷的规模既已在临安安排粗定，他便深怕再因稍拂金人之意而致其以兵戎来临，于是，不唯忍受着百般的耻辱，而且像孝子之于尊亲一样，先意承志，任凭金人之予取予求，以苟延岁月。

生在那个时代的人群，江南的土著以及由中原流亡到江南的士庶，由于高宗的委屈求和，虽得免于直接遭受异族的侵陵、压榨，而异族的威势，却依然通过了这小朝廷的当轴者，照样，或且更加甚地，使他们受着侮慢、掠夺和迫害，而过着痛楚艰难的日子。

按道理，这些受着折磨的人群，是应当能从这些灾难当中受到一些教益而反转来使这时代改观的，不幸他们竟毫无所得：没曾激发起他们的坚韧的抗拒力和悲愤的同仇敌忾之心，甚至连一份敏锐的感受性和观察力也都没有磨砺成功。在最应该警觉清醒的时候大家却都沉沉入睡了。

对这现象负有最大责任的，是自北宋开国以来历世承用的那

份“家法”。宋太祖太宗鉴于唐末五代连续发生的篡夺之祸和割据离乱之局，对于文武大臣和州军长吏，均存有猜忌防闲之心，遂将地方上财赋兵政诸大权均收归朝廷，又且勤加更调，武将郡守乃不得不拱手以听朝廷的约束；对于京朝臣僚，一方面既分其事权，密其法文，使其不得邀功生事，甚且不得以一事自专，一方面则又厚其廩禄，施以笼络，以使其安分循规，不生它念。这种政策推行的结果，便造成了一种头重脚轻的局面，在外则给予异族以可乘之机，在内则形成了习常蹈故、萎靡阖茸的风气，而行政上乃毫无积极效率之可言。南渡之后，中原全陷，大仇待复，亟应改弦易辙，作新气象，以共图恢复大业，而高宗孝宗却还在牢守着那防微杜渐的旧轨而不肯稍有违失。

于是，居于上层社会的学士大夫们，体会着皇家的意旨，便都率先去寻觅并制造各自的醉梦境界，远远地避开现实的一切。他们，在朝的虽则名义上操持着军政大权，却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听任军政诸大端之日趋蹉败，终日只迷恋于官僚政客의 放纵生活，用其心计于固位取宠之术，把精力施散在骄奢淫逸方面，藉贪污僭取以补充其用度的不足，过此以往，非所关怀。在野的则用着更漂亮的藉口而摆脱开所应负的时代使命：国事之日非，并非他们所致使；政治道德之窳败，本也为他们所非议；而且为了挽救这危亡的世局和世道，他们还提出了最根本的从正心、诚意作起的主张；因而，不唯对于实际政治表现出一副若将浼焉的态度而不屑参与，在学问方面，对于礼、乐、兵、刑、射、御、书、数等，也鄙为形下之事而不肯肄习。就这样，对于那时代所付与的严重任务，便都被这些人轻轻地放弃了。

当大多数人被危急存亡的关头所震撼，感到无可措手的苦闷，甚或因以灰心绝望的时候，另一方面，不论在数量上是如何少，却终于有人认为还可有望，而在竭尽其心力以谋挽救。陈同甫，这本书所传达的主人公，便是其中主要的一个。

陈氏生于当时浙江东路的永康县，身丁时艰，目所见，耳所闻，都好像芒刺在身一般，使他放不开，忘不掉，忧心忡忡，惟求所以解救的途术。那时的浙东，恰正产生了郑伯熊、薛季宣一辈人物，辈分稍长于陈氏，陈氏却均得与之上下其议论，薰染了他们的为学宗旨，专就典章、经制、史事和世事上去理会一切，先则观其会通，继则加以切实的体验。在他是，凡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莫不兼举并包，不分其为内外精粗，也不问其为王霸本末。

以其所学，救其心所为危的局势，在陈氏的意念中，便逐渐有了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当他看到对内则拘守成规，对外则屈己求和的高宗和孝宗的一贯作风，看到终日拱手闭眼，把当世兴衰视若无睹的道学家们，看到陷溺其身心于利禄之途，但务浮华不理世务的一般从政者们时，他禁不住气愤填胸，加以谏正，加以非难，而最终的目的却是，要从根本处加以改革。他曾因此而六达帝庭上书，两讥宰相无能。

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虜人非有方兴未艾之势，而何必用此哉！

对于孝宗，他这样针砭着。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

向着一般大臣和儒士，他这样呵责着。

在陈氏看来，既然生为那时代的国民之一员，那国家民族的兴亡休戚便息与之相关，正如同舟共济的一群人，中途倘遇险恶风涛，单为救自身的性命之计，大家也应当各尽其力以谋挽救。这是己分内事，是无可旁贷的责任。

然而，当群情失掉了常态，相率而走入放僻邪侈的路径之后，善恶是非的标准便也都随之而颠倒错乱。这时候，最狡狴和最少廉耻的，将最有用武之地，占取社会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受到全社会的奉承与喝彩；一个特立独行，操心危、虑患深的人，也便成了注定要遭殃的人。所以在这本传记中，将只看到对于天才人的迫害，对于正义感的摧残，使一个最清醒热烈的人，却因其清醒和热烈而受到最残忍最冷酷的侮辱和惩罚，困顿蹉跌以至于死。

这是一幕惨痛的悲剧！

然而更不幸是这悲剧并不专属于陈氏一己。“不幸而吾言中，不听则国必亡”。和陈氏这幕悲剧紧相联系着的，是那个小朝廷的命运更被牵引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成了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悲剧。

陈氏的旺盛的活动欲，要挺身而出而独当救亡大任的热烈怀抱，到今天还以雷霆万钧之力震铄着我们的心。读着他的

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

这样的文句，不由便激动起我们的慷慨奋发之情。也就是因为受到这样的激励，我才执笔来传述陈氏的生平。当述写之际，我仔细体会着陈氏所处的那一个时代的氛围，也设身处地地寻觅着陈氏一己的心理、思想、行为等等和那个时代交织着的错综关联。当我体认出那个时代确实在需要陈氏那样一个人，而也确实将陈氏作育成能负荷那时代使命的人，而却终于又由那时代的毒手将陈氏残

害了，这使我有时不胜其昂扬，有时起无限的怜悯，有时又不自觉地满怀气愤或为之悲戚。

然而我绝对不曾忘记这里所需要的一份冷静和客观，我绝不滥用我的同情，致使其对于事实真相有所蒙蔽。我只是努力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施以融铸贯串之力，藉以表现陈氏的活泼明朗的全部人格，不使其像天光照耀下的云影，只成为模糊灰暗的一个轮廓。

像奔驰在旷原里的野马，像倾泻在悬崖上的飞湍，到了用之驾辕或引以灌溉的时候，说是必不会僨事或冲决，确实是未必然的。对于陈氏，一向便有一些人怀着这等疑虑。即如对陈氏深致其同情的全谢山氏，也竟说道：

若同甫，则当其壮时原不过为大言以动众，苟用之，亦未必有成。

似这般设为不必有的事以减削古人的评价，是极欠公允的。倘使朱子等一般理学家们能得大用，谁可保证其定能成功呢？然而在这本书中，我并没有举出全氏等人的意见而稍加驳诘。

陈氏的思想，一向被综括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八字，而也一向受着正统思想家们的非议。然而当朱子规劝陈氏黜去此说之时，陈氏的回信当中却明明有一段说：

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

这不但完全否认自己有这样的主张，而且派定对方的议论才真

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论。这究竟是陈氏的诡辩呢，是陈氏的思想前后有所不同呢？对此，我没有找到最好的凭证以资论断，因而也只得将双方的议论平等陈，并不站在陈氏的立场上而特别有所申说。即对于后来人非难陈氏的种种议论，也一概置而不辨。

陈氏的才学干略，我固已尽量大笔特写，而对于他的某些缺陷，却也并不曾曲为回护。

所以我想，在保持冷静和客观两事上，我总算已经尽了我的能事了。

在这本书中，我不曾有意地牵引任何一事使其和我们这一时代的现实事件相比附，然而，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还多多少少有些和南宋相似之处，那么，这本书多多少少也还该发生一些警惕作用的吧。

这传记的正文部分，我是完全采用的纯然叙述的体裁，不夹杂些许考证或议论的成份在内。然而凡是多少有些问题的事件，例如陈氏到江西去会晤辛稼轩的年月，以及和朱子辩论王霸义利各书札的先后次第等，则于铺叙之前，全都作过一番详审的考订工作，收在书后作为附录的，便是关系较为重大的几篇。在这几篇之外，本还作有“朱（熹）唐（仲友）交谊中之陈龙川”等三数篇，战前均曾在报端刊布过，在此流亡期间，一时却均无法觅得附入了。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写于重庆南岸海棠溪

目 录

自 序	001
一 先世、母系、家况	001
二 尚友古人	007
三 “酌古论”	010
四 周葵的座上客	015
五 完婚	018
六 多难的家庭	021
七 南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诸问题	024
八 “中兴五论”	030
九 聚徒讲学	038
十 “三国纪年”	043
十一 第二次进出太学	046
十二 再度上书和再度归隐	048
十三 最知己的朋友吕东莱	063
十四 浙东师友——薛季宣、郑伯熊、伯英、陈傅良、 唐仲友、叶适、倪朴	076
十五 朱陈交谊	087
十六 系狱	095

十七	王霸义利之辨	102
十八	抱膝斋	129
十九	浙西之行	135
二十	第三次上书	137
二十一	鹅湖之会	144
二十二	再系狱	149
二十三	状元及第	153
二十四	老而益壮	157
二十五	“荣归”	162
附 录		164
一	陈龙川狱事考	164
二	陈龙川斩马盗马故事考辨	179
三	辨陈龙川之不得令终	185
编 后		邓小南 194

一 先世、母系、家况

现今浙江省的永康县，是在距今千余年前便已设置了的。千余年时光的演变，并没有使这一县的治所方位有多大的变动。在宋代，这一县属于两浙东路婺州军治下，是当时台州和处州的接衡之区。在这县城的东北，约有五十里路光景，回环绵亘着一些山阜。如果以巍峨雄峻作标准，这山岭是不值得提及的。但正因为它并不高，却具备了另一种美姿：在人们的眼中，它像是一条蹲伏着的龙。而在当地故老的传说中，是确曾有条龙光顾并居住过这地方的。因而，这山岭也便以此得名了，叫龙窟山。又好像要特别证明这传说的真实性，在山的西旁三数里，另有一处地方叫做龙斗坑。

在南宋高宗绍兴初年，这龙窟山下新迁来了姓陈的一家。这一家的家况并不很好，但稍一推考它的先世，却有过不少次的光荣时代。

梁上君子的故事，到今还流传在一般人的口中。那故事的主角，是东汉末年颍川许县的陈寔。他是出身很寒微的人，曾被县吏认作杀人的凶犯而被逮系、被拷掠过。后来终生也不曾十分荣显，只作过一次太丘县的县令，嗣即因遭逢党锢而隐居于荆山中了。但在那时候，清高是被社会上认作至上的品德的，远近的人们都以这位隐君子作为宗师，到他逝世的时候，做司空的荀爽、做太仆令的韩融，都跑去穿了丧服，有如死者的子孙一般。一时的名流如郭林宗等人，也都从太原赶去。丧葬的行列，有三万人员参与。